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五十五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有六年歲次丙寅 金熈宗亶皇統六年 春正月按是月辛未朔 戊寅

上謂大臣曰將来籍田降詔須語簡意足使人曉然知敦本之意漢文帝勸農之詔頻年有之不過數十語當時民知務農遂至富庶 是日大理少卿張柄面對朱熹撰張浚行狀云有張柄者嘗奏請秦檜秉金根車其死黨也按檜此時為耕籍使去年十一月癸卯禮寺嘗乞

耕籍使乘金根車閏月甲午又奏止乘馬柄非禮官不知何以與聞之或者禮官已改議不乘車而柄復請之也柄面對劄子全不見行下當考

戊子觀文殿學士左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葉夢得告老特拜崇慶軍節度使致仕夢得除節鉞不降麻非舊典也蓋中書失之舊例納節不降麻夢得自文階改除當降制也詔太學外舍生以千人為額

己丑德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皇城司錢愐薨贈少師賜其家銀帛各五百匹兩上將臨奠之其家

辭而止

辛卯致齋於內殿壬辰上親饗先農於東郊牲用少牢配以后稷退詣思文殿進膳畢易通天冠絳紗袍詣親耕位宮架樂作上親耕九推乃止遂登觀耕壇命宰執使相侍從兩省臺諫行五推九推之禮庶人終千畝焉癸巳太師秦檜以親耕禮成乞宣付史館甲午檜又奏陛下耕耤過三推之數少勞聖躬上曰朕本欲終畝以卿屢奏乃止簽書樞密院事李若谷曰父老觀陛下躬

耕極感悦上曰耕籍為農民之勸朕豈憚勞乙未檜率百官詣文德殿拜表稱賀

丙申中書舍人兼實録院脩撰兼侍講權直學士院段拂守給事中　秘書少監游操權尚書禮部侍郎秘書省正字王曮為禮部員外郎　右護軍統制知西和州程俊應詔條上便民事言本州並邊多沃壤而耕鑿或無其人疲瘵之民無力復業望令有司量行給借牛犂糧種許於六料償還從之

戊戌端明殿學士右宣奉大夫知臨安府張澄為慶遠軍節度使以修皇城及籍田辦治故也尋詔澄佩魚施狨坐立班上殿並如舊是月癸丑降旨

二月按是月庚子朔辛丑保康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韓公裔提舉洪州玉隆觀在外州軍任便居住初玉牒所修書而元帥府事多放佚者端明殿學士楊愿時兼修玉牒秦檜奏令愿質之公裔公裔上康邸内知客也檜欲賞公裔摘使來請會有詔除公裔承宣使檜疑其舍己而

有求於上右諫議大夫汪勃乃劾公裔頃嘗與愿交通今愿既去公裔嘗懷怏怏出入公卿之門陰有窺伺若不罷去恐無安靜之理故有是命此以日歷及熊克小歷參修但克稱史館修日歷愿時為史官云云則恐非也按愿自起居舍人以至執政並兼修玉牒惟紹興十年嘗為秘書丞數月而丞不與史事其所謂交通必在侍從執政之時也今畧修潤書之

壬寅詔諸路淫祠非在祀典者並令日下毀去以左司郎中李㮮面對有請也

癸卯内降詔曰朕惟兵興以來田畝多荒不憚卑躬與

民休息今疆埸罷警流徙復業朕親耕藉田以先黎庶三推復進勞賜耆老嘉與世俗躋於富厚昔漢文帝頻年下詔首推農事之本至於上下給足減免田租光於史冊朕心庶幾焉咨爾中外當體至懷詔叚拂所草也

甲辰降授從義郎范寧之除名建州編管坐前為四川宣撫司屬官犯贓抵法故謫之

辛亥上謂大臣曰聞王權在建康教閱依時仍不擾民諸將頗畏服良可嘉也既而權言已揀退軍中老弱上

曰所汰人須令招填恐暗消兵數也權中揀退軍兵在是月癸亥
尚書左司郎中李㮨罷右諫議大夫汪勃言㮨嘗出入
王安中之門燕山之役頻冒優賞今和議既諧乃使異
意者攘臂其間緩急恐不可信乃以㮨知信州
癸丑詔太師秦檜合蓋家廟令臨安府應副務要如法
先是檜上疏乞令禮官討論家廟及三代墳域制度禮
部太常寺以晉唐及本朝故事紹興式令奏下臨安建
康府照會是月乙卯行下故有是旨廟在私第中門之東一堂

五室歲以孟月柔日享之

端明殿學士知宣州秦梓移知湖州未上卒於建康辛酉除資政殿大學士致仕恩數視參知政事特增七官為左光禄大夫官給葬事

壬戌右司員外郎李朝正面對論士居士大夫于擾州縣為令者不能曲法順從或遭捃拾望自今按發訴訟非寔係貪墨殘酷之人宜加闊略上曰縣令之職本欲撫育百姓乃掊斂以待過往科率以奉權貴害及一方

殊失設官為民之意宜令有司措畫以聞

癸亥詔臨安府句具城内外有無已得差遣人申尚書省從右諫議大夫汪勃請也

甲子殿前司乞起復李邦光充正將上曰從軍起復一時權宜然不能無弊若元在本軍則可或在外請嘱宜禁止之尋詔自今規求起復之人重行黜責令御史臺覺察彈奏（三月庚子降旨）

丙寅尚書戶部侍郎王鈇充敷文閣直學士知湖州以

鈌引疾有請也右司員外郎李朝正權戶部侍郎措置經界

三月庚午朔詔有司建武學先是士人上書者多以為言上數諭大臣以文武之道不可偏廢祖宗自有故事至是乃考卜焉上諭大臣在正月己丑二月乙卯今併書之

壬申詔未置提舉官以前縣州借兌常平錢物令本司度量年月遠近申取朝旨隨其多寡立限撥還自今毋得借兌違者不以赦降去官原減

癸酉以和王女樂平縣主出適命大宗正司主之王上季弟也靖康皇族數云故和王女嫁杜道道男安石今已到行在主加封在辛卯今併書之

丁丑眉州進士侯鳳上書論綱馬利害上謂大臣曰鳳所陳雖未足取然朕固知其敝未有以處每以綱至所損甚多皆緣部綱人作過卿等宜措置革之

戊寅左宣教郎鄭邦哲進左氏韻類詔特遷一官　左武大夫建州觀察使帶御器械王安道兼幹辦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　卒王澤盜用軍錢亡命入北境妄言

本朝機事金械之還是日斬於市

壬午復桂陽監臨武洞爲縣從本路諸司請也

庚寅江西安撫使李迨乞留統兵官李通所部駐建昌軍上曰諸處有盜賊旋來請兵未爲良策須帥臣豫有方略乃善可下諸路措置行之

辛卯經筵講孟子徹章翌日賜宰執講讀脩注官燕于皇城司初復故事也　詔禮器局造太師秦檜家廟祭器先是禮官援五禮新儀奏用常器常饌而給事中兼

直學士院叚拂乞依政和六年已行舊制給賜臣僚祭器乃采用焉拂奏請在是月丁丑其後韋淵吳益楊存中皆賜祭器蓋自檜始　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楊可輔卒

癸巳戶部侍郎李朝正言諸路提刑拘催諸州經總制錢有賞無罰事屬僥冒乞立減展磨勘年格法從之

刑部郎中許棣面對乞罷酒稅場務日比詔戶部措置

乙未增建太廟時新祭器將成而太廟殿室狹至不能陳列給事中叚拂請正殿從西增六間通舊為十三間

其中十有一間為十一室東西二間為夾室又作西神門册寶殿祭器庫　明州觀察使辛永宗降授鳳州團練使永宗為秦檜所惡言者請移之遠地詔添差湖南馬步軍副都總管居邵州永宗留建康不行御史中丞何若言建康大軍所駐使永宗出入其間豈得安靖望少加懲責仍令本府差人押赴邵州故有是命　左宣教郎皇太后宅教授張本為秘書省正字本以上書得官賜出身改京秩至是入館

丙申詔海内四州軍各置教諭一員從瓊管安撫徐念道之請也

己亥工部奏立淮東江東兩浙湖北諸縣歲較營田賞罰格其法以紹興七年至十三年所收課利最多酌中者為額每路縣令以十分為率取二分賞之歲收增三分至一分以上並減磨勘年仍以最虧一縣為罰

金主亶以上京宫室太狭是月始役五路工匠撤而新之規模雖倣汴京然僅得十之一二而已

夏四月按是月庚子朔辛丑左朝請郎提舉江州太平觀何鑄復左朝奉大夫知温州

壬寅直徽猷閣知潭州劉昉陞直寶文閣録招降武岡猺人楊再興之功也事見去年十月乙酉上曰猺人久侵省地今盡以歸可見嚮化大抵猺人須加存撫此既不擾彼亦豈敢為過也

癸卯用前荆湖等路撫諭司幹辦公事胡駿請立祚德廟於臨安府尋加封程嬰為忠節成信侯公孫杵臼為

通勇忠智侯韓厥為忠定義成侯嬰等封在六月丁巳今併書

乙巳普安郡王免喪還故官　司封員外郎邉知白面對乞令郡邑以籍田手詔刋石置於廳事上曰凡治天下惟賞與罰有賞而無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守令有勸農之實若不能奉行朝廷德意當痛黜之

右朝議大夫知道州李侑條上便民事件請以真宗御製文臣七條凡守令朝辭之日悉令拜賜權吏部侍郎王循友等言守令多外除恐不周徧欲令鏤板於廳事

揭示己酉從之熊克小歷謂李侑乞揭示非也

庚戌上曰近日全無事奏檜曰御前諸處奏到可見臣謹按林泉野記稱檜已漏即出省文書壅滯皆不省乃與此不同以紹興二十五年十一月董德元等所奏及上語考之乃是事事止申尚書省上又稱鍾世明奏使並無一字至朕前及稱看詳章奏官取大臣意旨民事不令朕見由是言之御前諸處奏到絕少乃是檜意今反以此答天問其欺罔甚矣故表出之上曰前此文字極多朕有至夜分不寐頓如此減省豈非議和之效乎

丙辰敦武郎閤門祗候俞似脩武郎閤門祗候曹溲並

為右武郎以使還特遷也　左奉議郎新通判成州郭
仲獻易觧上曰易象深微難極窮究須有自得仍不穿
鑿始可謂之通經仲議論亦粗通可略加旌擢於是進
仲一官
戊午兵部上武士弓馬及選試去留格初補入學步射
弓一石若公私試步騎射不中即不許試程文其射格
自一石五斗以下至九斗凡五等上可其奏因諭輔臣
曰國家武選所係非輕今諸將子弟皆耻習弓馬求換

文資數年之後將無人習武矣豈可不勸誘之

甲子右脩職郎楊迥充勑令所删定官迥時子也

丙寅御史中丞何若言諸軍多執平民强刺人情不安非太平肅靜之意望嚴行禁戢從之

五月按是月己巳朔壬申命諸路漕臣兼提舉事如本司官俱無出身即從上一員兼領用權禮部侍郎游操請也

詔浚臨安府運河時北關門外河道湮塞漕舟往往卸於門外極為勞費而商販亦阻上聞乃諭大臣令開撩

之

甲戌集英殿脩撰知福州薛弼請以招安人付諸軍拘收仍加存恤毋令逃竄上曰弼所慮不苟愚民無知有被驅掠或州縣科擾不得已而為盜者帥臣得人則盜不作矣

丙子詔學校科舉取士如經義詩賦人數不等即以文理優長通融補放不得過三分亦用禮部請也

丁丑封典籍馮氏為美人司記劉氏為才人

庚辰左大夫周綰爲淮南轉運判官上覽除目曰監司朝廷耳目之官今天下安靜恤民爲先得人則一路安否則煩擾百出豈可不慎擇綰縉雲人也

辛巳直寶文閣兩浙轉運副使錢端禮罷以右諫議大夫汪勃論其素習驕騃不閑世務傾險任數也　命權吏部王循友權戶部侍郎李朝正編類諸路監司郡守條上裕民事件俟成書頒之

癸未初作太廟祏室於室之西墻金釘朱戶黑漆趺坐

如承平之制

甲申德興縣士民傅取新等請知縣陳昺再任昺嘗權監進奏院以上書請備邉忤秦檜故逐至是檜進呈上曰德政果及於民則固可留然其間不能無計囑須加核實御史中丞何若即奏昺朋附廖剛其任德興不遵法令用刑慘酷昺坐免去昺為邑有恵愛至今人思之

昺罷在八月庚申今併附此淳熙五年先臣知德興縣邑人為詩以美先臣其首章云銀峯縣政百餘年陳鄭才猷舊所傳陳蓋指昺也是時去昺之罷已二十餘年而邑人之言如此則若之所云非矣

丙戌詔作景鐘鐘高九尺天子親祠上帝則用之以皇祐黍尺為準既成命秦檜銘之曰德純懿兮舜文繼躋壽域兮孰内外薦上帝兮偉兹器聲氣應兮同久視貽子孫兮彌萬世上大悅 太學博士關注罷以御史中丞何若論其陰有交結圖為不靖也

丁亥金主使金吾衛上將軍彰德軍節度使烏庫哩海昭武大將軍同知宣徽院事趙興祥來賀天申節

癸巳上謂大臣曰春秋之學士人習者極少宜有以勸

之近秦熺亦嘗論此寔契朕意

甲午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邴薨於泉州後謚文肅　徽猷閣待制知瀘州馮檝奏天雨豆甘露降於郡圃

是月右承務郎康與之監尚書六部門與之倬子也上之以星變求言也倬以選人上書言彗不足畏秦檜大喜遂特改京官與之事以林泉野記脩入日歷亦不載與之改官指揮其監部門據題名在今年五月到任故附此月末彗出求言在去年四月

六月己亥朔右宣義郎知信陽軍馮棨叔代還上言京西淮南民之歸業者尚少望詔有司應歸業之民如給復年限已滿止收其半税更假之五七年以勸耕墾其流移在内郡欲歸業者所在自陳不許占留不過數年丁賦如舊矣上甚以為然諭大臣曰若荒田耕鑿得徧大為國家之利今邊境寧靖人思歸業然所在尚有占留之弊可令户部措置乃以棨叔知均州上諭大臣在癸卯棨叔除郡在壬子今聯書之

直祕閣知常州湯鵬舉為兩浙路轉運判

官

丁未秦檜奏淮東鹽課增羨乞推賞上曰增羨之賞尤所當慎大率今歲有羨次年必虧蓋民之食鹽每歲止如此也

癸丑左朝奉郎知彭州彭賓會赦猶降一官以前通判邛州牒避親舉人不實故也　監察御史巫伋面對請申嚴有司所在刑獄不得輒為非法之具如錢塘仁和二邑所設浮匣命繩之類不得復用違者俱抵罪詔刑

部禁止

甲寅白州民家木偶土地神自館驛前相持入商稅務州人聚觀之兵馬都監葉某怒投之江中乃止其後未踰歲守臣趙不易與僚屬死者六人此據百衲叢談

己未分遣醫官循行臨安療病者至秋乃止自是行之至今

監察御史陳積中面對論監司州縣淹留詞訴之弊乞令諸部每季檢舉劾其尤者從之

癸亥少師昭慶軍節度使萬壽觀使平樂郡王韋淵復

致仕任便居住從所請也

監察御史王鎡面對乞一新禖壇行親祠之禮乙丑詔

禮部措置

是月安南獻馴象十

秋七月按是月戊辰朔己巳上謂大臣曰今旱雨甚霑足方欲

祈禱遂得之歲事有望聞米麥甚賤小民易活亦可慶

也時嶺南州縣多不雨而慶之清遠韶之翁源英之真

陽三邑尤苦鼠害雖魚鳥蛇皆化為鼠數十成羣禾稼

為之一空焉嶺南不雨事以洪邁夷堅甲志脩入志稱紹興丙寅夏秋之間故因行在得雨附見

壬申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和國公張浚落節鉞職名依舊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觀連州居住先是浚因星變欲力論時事以悟上意以其母太夫人計氏年高言之必被禍恐不能堪計氏見其形瘠浚具言所以計氏誦其父咸紹興聖初舉制科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即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難

測决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偽豫備倉卒庶幾社稷有安全之理不然日復一日後將噬臍異時以國與敵者反歸罪正議此臣所以食不下咽而一夕不能安也於是秦檜以謂時已太平諱言兵事見之大怒御史中丞何若即奏浚建造大第彊占民田殊失大臣省愆念咎之體居常怨恨以和議非便惟欲四方多事僥倖再進包藏禍心為害實大望賜降黜以為臣子喜亂徇私之戒故有是命熊克小歷載此事于

今年十二月彗再出之後誤也蓋十五年四月彗出東方今年四月後上此疏七月貶十二月彗再出耳朱熹撰行狀云檜命臺諫論公章五六上以特進提舉興國宫連州居住今日曆止載何若一章當考

癸酉中亮大夫容州觀察使行營右護軍右部統制軍馬李師顔更領宜州觀察使師顔新知西和州故改命制詞有云惟務在於正名廼不嫌於改命

甲戌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仇悆卒

乙亥右武大夫福州觀察使帶御器械潘温卿落階官為舒州觀察使

丙子利州路轉運判官王陟罷用太府少卿總領四川宣撫司錢糧趙不棄請也陟為宣撫副使鄭剛中所喜俾兼本司參議不棄既入蜀欲盡取宣撫司所儲剛中不與不棄怒首劾陟罷之剛中愬於朝不報明年九月余堯弼劾剛中跳稱總司發摘贓吏亦百端庇護肆為邪說即指此也　右承議郎范仲熊以事至行在右諫議大夫汪勃論其不忠詔令臨安府差人押出界日後不得至行在

戊寅國子監言今年秋試額外補中之人乞令待闕至

科場年許赴監依不滿年人例取應仍自来春住補俟科場了畢有闕日檢舉施行先是四方就補者益多乃分場引試士有更名冒試至於再三者御史中丞何若嘗以為言上曰士人進取之弊一至於此不可不革今日之所養則它日之所為可見矣（上語在是月辛未）於是學官以為言乃改用三歲之法焉

乙酉封恩平郡王新婦靳氏為齊安郡夫人　右朝奉大夫新知奉化縣陳泰初進神宗哲宗御集百有十八

册上因諭大臣曰書籍未備宜有以勸之可令秦熺立定賞格重則進官輕則賜帛於是進泰初一官

丙戌上曰諸軍寨屋為霖雨所損可令脩整於是人賜錢一千　太常丞兼權司勲員外郎王湛面對乞戒州縣官迎送監司毋出城倚郭縣令毋得日詣郡守常衙以廢事詔勅令所立法如所請

戊子言者乞禁福建民間私藏軍器上曰此自有法宜令民通知若絶其源則盜自不作矣

己丑詔普安郡王二子賜名愉愷並補右內率府副率用宗室緦麻親授官格也

壬辰江東提刑司請諸路經總制錢並委縣丞拘收無縣丞處委主簿從之　提舉祕書省秦熺奏詔立定獻書賞格詔鏤板行下應有官人獻祕閣闕書善本及二千卷與轉官士人免解餘比類增減推賞願給直者聽諸路監司守臣訪求晉唐真蹟及善本書籍準此

丙申左朝奉大夫何鑄復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

侍讀將遣使北也　江東轉運司建康府言本府民戶所欠官錢六萬餘緡委是貧乏無可催理乞特賜蠲免權戶部侍郎李朝正乞令總領所審實蠲放從之先是清河郡王張俊為淮西宣撫使駐軍建康責部民子錢息之不已積不能償則獻於朝奏下守臣數文閣直學士晁謙之詰得其狀立上言皆窮民願勿責上許之謙之事以晁公愬所作傳附入傳又稱謙之言於法不當償令狀中乃無此語疑公愬有所潤色也傳又稱積數十巨萬不能償亦與所申不合今削此四字令不牴牾未知江東漕此時為誰當考其名增入

八月戊戌朔尚書吏部員外郎周執羔守右司員外郎

上覽除目曰人材須廣訪而選用之所薦者君子其人自君子所薦者小人其人自小人觀所薦其人可知矣

寶文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趙子淔卒

己亥左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王蘋特勒停蘋奉祠家居其僕嚴安告鄉人王立已者有不順語蘋坐知而不告特責之

庚子熙州觀察使侍衛步軍司統制董先改邕州觀察

使於是管軍田晟以下次第移鎮焉

辛丑築高禖壇初監察御史王鎡以上繼嗣未立請行親祠高禖之禮六月乙丑禮官言自祖宗以來惟兩制侍祠雖大唐月令政和新禮有天子親享之儀而未嘗舉乞命執政侍祠乃改築於圜丘之東高咫而廣五倍　詔訪遺書於西蜀仍委逐路帥臣

壬寅密州觀察使殿前司後軍統制張淵乞遣招安人周宙等回寨上謂宰執曰福建諸盜皆無知之民若招

安未爲要術須是監司守令恤之不擾自然寧息如海賊皆本處大姓資給使然可嚴立賞罰收捕者優賞資給者痛治此消弭之要術也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降授果州團練使殿前司選鋒統制劉寶復宣州觀察使

乙巳左朝散郎費樞知歸州樞廣都人宣和初徒步入京師將至長安舍旅館主人婦美少新寡夜就之樞不可問知乃京師販繒人女因訪其父俾取而更嫁之人

稱其清

庚戌秦檜奏臣昨準玉牒所取臣向者圍城中推戴趙氏事跡乞經聖覽降付本所上曰卿忠義之節書之信史萬世不朽檜踧踖退避　檜又言禮器將畢上曰鍾磬音律皆和惟黄鍾大吕未甚應律更宜詳加講究

辛亥右朝奉大夫江南東路安撫司參議官王晌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晌瞍弟也　起居郎兼侍講兼權中書舍人趙衛卒

壬子將作監邉知白權尚書戶部侍郎右司員外郎周

執羔權禮部侍郎

甲寅以邉知白為賀金國正旦使武節郎兼閤門宣贊

舍人孟思恭副之周執羔為賀生辰使左武大夫知閤門

使宋籛孫副之先是奉使者得自辟十人以行賞典既厚

願行者多納金以請遂以為例執羔始拒絶之　監察

御史陳積中太常丞兼權司勲員外郎王湛並罷先是

宣州言忠顯王桓㬎廟顯應積中時以主簿權博士與

湛共奏加封其長子溫為宣威公餘子五人皆為侯至是御史中丞何若言溫晉之亂臣請追告毀像上謂秦檜曰溫謀移晉祚賴當時有大臣扶持不然晉不血食矣於是積中湛以嘗與討論故有是命

己未敷文閣學士知廣州莫將卒以奉使之勞特贈端明殿學士恩數視簽書樞密院事

庚申右諫議大夫汪勃兼侍講

辛酉監察御史王鎡獻戚里元龜三卷詔遷一官鎡初

為皇后宅教授上命採歷代戚里故事可為法則及鑒
戒者論次成帙至是上之
癸亥右諫議大夫汪勃言刑部員外郎李頡士傾險回
邪禀自天性昨以趙鼎用為大理屬陰懷附麗及鼎之
去則不輟報以時政鼎赴貶所則令其子通問厚有賮
遺快謝祖信之死公然以書抵親舊曰謝成甫疾亟休
致可憐但擊天水之章謬用其心為可惜聞淩景夏樊
光遠之補外則曰必皆有說王居正范冲之罷則曰時

勢使然今雖為郎尚怏怏不滿每見差除則忿見於言色謂天水在朝必不至爾其虧忠正之節甚矣欲望特賜裁斷以厭士大夫之論詔顓士送吏部差監澧州慈利縣稅務

甲子直秘閣淮南路轉運判官沈該移兩浙路

金都元帥宗弼之未卒也自將中原所教神臂弓弩手八萬人討蒙古因連年不能克是月遣領汴京行臺上書省事蕭博碩諾與蒙古議和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

團寨與之歲遺牛羊米豆且命冊其酋鄂掄貝勒為蒙古國王蒙人不肯此據王大觀行程錄十七年三月末所書可考

九月按是月戊辰朔已巳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團練使士芭特換武德大夫從所請也　撫州布衣吳澥進宋內辯歷代疆域志吳沆進易璇璣三墳訓義祕書省國子監言其書可采而太學博士王之望論三墳書無所傳授疑近世好事者所為詔澥永免文解沆以書犯廟諱故賞不及焉

甲戌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何鑄為大金國信使實德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邢孝揚副之以迎請天屬故也鑄等出使日歷不云所以按明年九月余堯弼論鄭剛中疏云近朝廷遣使迎請天屬剛中輒倡異議以為盡棄四川求易二京羣情為之震慴即此也

初秦檜自金来歸與富直柔爭進指辛道宗兄弟為直柔之黨深嫉之及是道宗停官未叙以前拱衛大夫居饒州言者劾其强市民田庚辰檜進呈上因言向者范宗尹與諸辛往来甚密宗尹為宰相不與朕情通乃附

下如此於是道宗特更追一官

癸未秦檜進呈四川茶馬等司條具馬監利害上曰太祖初有天下置沙苑監牧馬就渭州水草後京師門外方置監南方與北方地不同蓋難得其處宜詳究利害

右承議郎知鼎州周聿卒甲申復顯謨閣待制

乙酉慶遠軍節度使知臨安府張澄知温州從所請也

丙戌直秘閣两浙路轉運判官沈該知臨安府

已丑步軍司言統制官寧武軍承宣使戚方已到行在

供職上曰自合兵以來諸將出入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無不如意茲爲可喜熊克小歷稱以湖南都鈐轄戚方爲步軍司統制按戚方此時恐在建康軍中充統制未嘗離軍所謂湖南兵鈐止是陞帶克誤也　中興聖政史臣曰紹興以來所以爲國者有二金欲戰則分江淮之鎮以授將帥金欲和則收將帥之權以歸朝廷規模既立守備益固操縱自我此之謂定論爲珠求和畏我之強也故兵可以合兵合而朝廷之勢重將帥之權輕神機靜應蓋用之於天下無事之時而不以爲常也久而不變則智者揄勇者怯江淮之役所患者此爾爲國譬之養生視表裏虛實而輔道之不使砭劑攻亂正氣夫何病之有

壬辰何鑄辭行鑄言親喪未葬乞俟使回日了此私計

上許之 初三佛齊國王以書遺廣南市舶官言近年商販乳香頗有虧損上曰市舶之法頗足國用宜循舊法以招徠遠人時市舶官右朝散大夫袁復一已移提舉福建常平公事詔特降一官

甲午復起邕州觀察使殿前司後軍統制張淵以平福建羣盜功遷威武軍承宣使軍器監徐琛右承議郎福建轉運判官范寅秩以給餉之勞皆進秩餘第賞有差賊之未破也翊衛大夫華州觀察使殿前司摧鋒軍統

制兼知循州韓京將部會之乙未詔進京一階

丙申詔武成王廟從祀諸將升趙充國於堂降韓信於廡下用祀部員外郎權國子司業陳誠之請也

是月左朝奉郎陳剛充荆湖北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剛井研人建炎初為晉原尉時方用兵條五利八事以獻久之遷羅江丞以母憂去至是授匭上書論恢復事大略謂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疏入上諭秦檜令除郎官檜不樂乃言剛資歷未深遂有是命且諭

臨安府臣遣人蹤跡使去而剛已間行出北關矣秩滿代歸遂不復仕後數歲卒於家剛為人彊直登第三十年莅官纔九考所至皆有可稱上諭檜除剛郎官事以剛孫咸撰黃仲容墓誌所書修入景蔗撰剛墓誌第云既外除朝參以公資歷未深當除湖北茶鹽司幹辦公事蓋是時檜權勢方盛蔗不敢明言之也蔗所作銘詩末章云公之家集必百卷藏之必百年當有公道始定斯盟即指此事耳惜其泯沒不見於後世故表出之但咸所記以為紹興戊辰上書又合五利八策與此書為一事及稱以正郎止除幹官皆小誤剛紹興二十三年三月丙辰以左朝奉大夫卒于家

冬十月按是月丁酉朔戊戌新禮器成上觀于射殿宰執侍從

臺諫南班宗室禮官正刺史以上皆與觀撞景鍾奏新樂用皇祐故事也於是直祕閣秦塤陸直敷文閣給事中段拂已下皆遷官塤進職在壬寅段拂等進官在丁未　何俌龜鑑曰帝仁孝一念勃於胃中故以大事小正孟子所謂樂天者保天下者也數十年來金安於金繒之往來而吾國得以漸講玉帛會同之禮於是建辟雍於是立科舉於是修郊廟社稷之儀於是重經筵講讀之選他如求遺書則有詔刊石經則有詔閱禮器銘景鍾而文治自是彬彬矣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子羽卒年五十子羽在泉州嘗獻時宜八事論淮甸郡縣不必盡守故城各隨所在據險置寨守以偏將

敵長驅深入則我綴其後二三大將浮江上下為之聲援論荆襄宜合為一路置帥公安益兵聚粮為戰守計論三衙寡弱未振宜益增禁衛論守江宜輕戍江北重戍江南論舟船當講求訓練使大艦利於控扼小舟利於走集論南兵剽悍可用望别立統帥論江淮陜蜀之兵當互為聲援論募兵乞於荆粤收集諸盜後皆不行癸卯武德大夫榮州刺史兩浙路兵馬鈐轄樞密院統領丁䄌編排南郊隊衛䄌嘗知漣水軍後罷去秦檜德

其前事用為給使頗用事士大夫無操者或與之游從焉禩初為檜給使及節次轉官史全不見因此差使標出之以脩檜事之本末

甲辰少師平樂郡王常淵復落致仕充萬壽觀使還居賜第

己酉上曰今天下無事民事最急監司郡守須是擇人監司得人為縣者自不作過蓋縣官皆銓注難別賢否全在考察昏繆不任者別與差遣清強有才則宜擢用之

朝奉郎知遂寧府蘇符復敷文閣待制

庚戌直秘閣知臨安府沈該乞展兩淮起稅之限上謂宰執曰財賦須知取予之道如知取之為取不知予之為取非久利也淮南民若盡歸業則其利甚廣矣

癸丑秦檜奏以右朝請大夫韓沃知廬州上曰淮南今已寧靜只不生事為善檜曰今天下無事第恐庸人擾之不然天下未有不治

甲寅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洞霄宮胡松年薨

戊午上曰近得玉二塊方成玉磬朕親臨視之已恊音

律更欲按試之

己未秘書省正字劉章為校書郎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　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周秘卒

十有一月庚午言者奏近來詩賦經術各以隽試人數分取其間不無輕重大抵習詩賦者多故取人常廣治經術者鮮故取人常少今若專以就試之人立定所取分數則詩賦人常占十之七八而治經者止得十之一二但恐寖廢經術之學矣欲望命有司再加討論如通

經之人有餘聽參以策論圓融通取明立分數庶幾主司各有遵守上曰當日行詩賦為士人不讀史今若耑用詩賦士人不讀經大抵讀書當以經義為先所論宜令禮部看詳以聞

辛未執政進呈郊祀肆赦上曰居養安濟漏澤先帝之仁政居養安濟已行之矣惟漏澤未行宜令條具增入

壬申雪

癸酉上齋于文德殿

丙子合祀天地于南郊始命普安郡王亞獻恩平郡王璩終獻是歲備祭器設八寶如政和之儀太史局令胡平言三台星見禮畢上御行宫南門赦天下

庚辰詔諸州縣鎮市新創税場墟並罷以言者有請也

復置荆門軍當陽縣

自建炎渡江始廢御書院癸未詔復之（三十年正月丙申又罷）

甲申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言陛下好生之德既定宇内乃不居其聖歸功於天前郊祀之期年稽古制作禮

樂大備討論訂正悉出聖學有司效使惟謹曾不能措
一辭及將祀則至誠感通天意響答雪呈瑞於齋宮之
先日穿雲於朝獻之旦既升紫壇則星宿明潤旋御端
闕則霄漢廓清允謂先天弗違諸神受祀至於率履不
越又可為萬世法有司請設小次則拒而不答宮廟載
葺既畢則宸翰標題皆極於恭恪此皆經典所誇詡有
司宜書載者也臣職在後從親見不誣望宣付史館上
謂檜曰此國家大典禮及期而晴誠可慶也朕自即位

以來無如今次非卿等協贊何以致此

乙酉吏部奏郊祀大禮太師左僕射秦檜合封贈三代並妻詔依擬定　成州團練使帶御器械帝謙罷貴州刺史提舉佑神觀帝讜帶御器械

丙戌詔達州刺史帝訊崇有過犯可降武功郎送吏部與嶺外監當差遣以皇太后有旨也

己丑檢校少保昭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駙馬都尉潘正夫為少保

庚寅權尚書禮部侍郎游操罷御史中丞何若論操嘗阿附呂頤浩又嘗阿附趙鼎鼎既貶逐操猶書問不絕緩急之際何足倚信故出之

辛卯朝散郎兩浙東路提點刑獄朱敦儒罷右諫議大夫汪勃論敦儒專立異論與李光交通望特賜處分上曰爵禄所以勵世如其可與則文臣便至於侍從武臣便至於建節如其不可雖一命亦不容輕授於是敦儒遂罷

癸巳權尚書工部侍郎錢時敏移兵部侍郎軍器監徐琛權工部侍郎直祕閣知揚州向子固陞直徽猷閣再任

甲午皇兄眉州防禦使不柚為邕州觀察使以與皇后家連姻特遷之也

乙未吏部奏郊祀大禮皇太后合封贈三代於是曾祖徐王韋舜臣徙封韓祖楊王子華徙封楚父魏王安禮徙封陳

十有二月按原本脱干支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奏減兩川米脚錢三十二萬緡元理百五十萬緡激賞絹二萬匹事初見建炎四年免糴增酒錢三萬四千緡許之

戊戌詔以四川總制錢五十萬緡備邉費

彗出西南方己亥詔避殿減膳

辛丑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鄭望之言老而多病乞守本官致仕許之仍遷一官熊克小歷稱望之以集英殿脩撰告老葢誤

丙午手詔曰朕惟軍興以来四川歛重恐不堪久今疆埸罷警營屯內遷仰宣撫總領兩司取索承平時常賦名色軍興後權所增益參酌措置既不能竭民力又不可乏軍須兩皆給足永相保持以副朕顧倚之意　尚書金部員外郎李若川罷若川簽書樞密院事若谷弟也右諫議大夫汪勃論若川恃為執政之弟為所親經營差遣妄作威福故罷

己酉大理評事環周面對論征商過重詔申嚴行下

辛亥進士章公奎上書言國家向緣軍興之故財賦屈乏乃於民間預借其稅以濟軍用此不得已而行之耳國家偃兵息民固已有年而預借之稅今尚未免且預借之弊折納太重近於重歛可即除之以慰安元元之望上曰此事有否朕與鄰國通和正為百姓若預借以擾民失朕本意乃詔戶部取索措置

辛酉金主使龍虎衛上將軍會寧尹盧彥倫定遠大將軍四方館使張仙壽來賀來年正旦

壬戌左奉議郎仲并特降二官坐前通判湖州與倡女通濫為言者所劾有司鞫寔故也并初見紹興四年九月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十有八人 諸路斷大辟四十八人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五十五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五十五金人地名考證

烏庫哩 原書作烏古論誤今改正

烏珠 原書作兀朮誤改見卷一

博碩諾 原書作保壽奴誤改見卷一百十七

蒙古 原書作蒙兀誤改見卷九十六

鄂掄貝勒 原書作熬囉孛極烈誤今改正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五十六
七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費墀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張曾壇

謄録監生臣卞爾巖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五十六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有七年（歲次丁卯金熙宗皇統七年）春正月（按是月乙丑朔）丙寅丹陽隱士蘇庠卒年八十有三

丙午御筆諸軍統制將官已添差諸州都監已上人並令釐務戊寅秦檜奏已行出上曰諸將下離軍中若請給減半恐失所也

已卯手詔曰朕惟軍興二十餘年黎元騷動故力圖罷兵以冀休息今疆埸無虞流徙有歸四境之内舉獲安堵朕心庶幾焉尚慮監司郡守不能深體朕意致或刻削苛細進獻羡餘失朕愛民本旨自今敢有違戾仰御史臺彈劾監司各許互察部内犯而失按必與併坐布告中外咸體朕意　左朝議大夫李椿年權尚書戶部侍郎專以措置經界椿年既建經界之議會以憂去有司因稍罷其所施行者及是椿年免喪還朝復言兩浙

經界已畢者四十縣其未行處若止令人戶結甲慮形
勢之家尚有欺隱乞且依舊圖造簿本所差官覆實若
先了而民無爭訟則申朝廷推賞如守令慢而不職奏
劾取旨從之
癸未敷文閣待制知婺州吴表臣知池州魏良臣皆乞
奉祠上曰州郡之職懦弱者多不治事有才力者多妄
作惟適中為難得於是二人並陞敷文閣直學士提舉
江州太平觀

丙戌詔禮部立定天申節燕設則例下諸路遵守上以州縣因緣擾民且多殺物命故有是旨

丁亥右諫議大夫汪勃論内侍省押班趙轍強占民居詔與在外宫觀戊子秦檜奏已行上曰逐一内侍則人自知畏矣

己丑詔近免税米而所過尚收力勝錢其除之其餘税則並與裁減上因言薪麪亦宜免税商旅既通更平物價則小民不致失所矣熊克小歷云戶部米已免税而所經税務尚收力勝錢非朝廷

寬民之意欲行下禁止從之按日歷是月丁亥上宣諭宰執米稅已免諸處却云力勝收稅可令有司措置已丑戶部狀準聖旨措置云云蓋此事乃出自上意非戶部建請克實誤也

辛卯上諭大臣曰孟饗詣景靈宮及東朝中宮不時出入已給禁衛人錢米毋令臨安應副恐擾及市民　左迪功郎陳介言國家須降鄉飲酒儀式而諸郡所行踈數不同望令三歲科舉之年行之於庠序即古者三年大比飲酒於序之意也國子監言唐人亦止行於貢士之歲欲依介所請如願每歲舉行者聽從其便從之

壬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李若谷參知政事御史中丞何若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癸巳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提舉祕書省秦熺加大學士

二月乙未朔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汪勃試御史中丞監察御史巫伋守右正言　左朝散郎符行中為尚書戶部員外郎總領四川宣撫司錢糧初四川都轉運司之廢用宣撫副使鄭剛中請也既而復以太府少卿趙不

棄總領宣撫司錢糧剛中與之不協不棄頗求其陰事奏檜聞之乃奏以行中代不棄俟行中至利州令不棄赴行在行中南城人也李燾撰晁公武墓誌云陪成岷鳳四州併屬利路為經畧使者當更名有旨令安撫司做雄州安撫司例措置申樞密院一府愕眙莫知其原公時在都轉運司乃從旁為言此景德三年故事顧與今事不類宣撫使即用公言奏析利州路為東西俾先為經畧使者分領之由此益重公而幕下士皆忌其後宣撫使緣它故重貶議者或咎公慽彼不相知有所報復蓋非也公武仲之于此時為總領四川宣撫司錢糧所主管文字

戊戌上謂大臣曰比聞州縣折納稅絹每疋有至十千

者恐傷民力可令戶部措置

庚子大理評事張棣面對論銓試之制惟以經義詩賦為榜首而有出身試律者遂居其下非所以右寒畯而左膏粱望令通融考校詔禮部立法

辛丑宰執進呈臨安府減定官私房緡上曰公私須令均一天下事皆當如此

甲辰上齋於內殿時將祀高禖乃以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為親祠使

乙巳上親祠青帝於東郊以伏犧高辛配普安郡王終獻又祀簡狄姜嫄於壇下牲用太牢玉用青幣放其玉之色樂舞如南郊之制禮畢御端誠殿受賀

己酉封才人劉氏為婕妤

庚戌封感義郡夫人郭氏為和國夫人

辛亥改造殿前司寨為瓦屋用領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奏也南渡初諸營皆覆茅結舍燬火屢驚故存中以為請　成州團練使韋讜為德慶軍承宣使貴州刺史

帶御器械韋讜為慶遠軍承宣使並提舉萬壽觀

壬子上謂秦檜曰陣亡恩澤自今不須裁定可依祖宗法事祖未見後宮劉氏為紅霞帔

甲寅皇叔揚州觀察使同知大宗正事士㚅為安德軍承宣使以職事脩舉特遷之也

丁巳御前軍器所言歲中造軍器三百四十四萬餘件詔賞之

辛酉參知政事李若谷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

平覲以御史中丞汪勃論其不忠不孝也

三月（按是月甲子朔）丁卯給事中兼實録院修撰兼侍讀兼直學士院段拂為翰林學士　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寧國軍承宣使鄂州駐劄御前左軍統制牛臯卒前一日都統制田師中大會諸將臯遇毒而歸知其必斃乃呼親吏及家人囑以後事至是卒或謂秦檜密令師中毒之聞者莫不歎恨

己巳上謂秦檜曰人材難得惟在賞罰勸沮卿可選用

所知若協濟國事得三五人即庶僚胥化其不靖害治者顯黜勿貸庶知懲畏檜曰仁宗皇帝時高若訥等在朝久相攪擾至嘉祐間韓琦歐陽修協恭賛助方成太平之治上曰仁宗皇帝即位之久灼見治道檜又曰陛下領元帥府日備見官僚情偽至如敵情亦是親到其營盡得要領故應酬如神不差毫髪當出身犯難之時乃宗廟社稷之託實天啟聖衷非偶然也　辛尚權尚書刑部侍郎錢周材為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

乙亥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何若引疾罷提舉江州太平觀若執政才四十四日

丁丑直祕閣知光州鄭絪代還乞令國子監裒集上即位以來恵民愛物手詔編類刊印成書守令陛辭門謝日人賜一帙從之

己卯翰林院學士段拂參知政事

辛巳秦檜奏州縣和買率以二月起催非便上曰二月閒蠶猶未生使民何以應辦檜奏須依舊限上可之

詔自今使回並計程赴行在時權戶部侍郎邊知白賀金國正旦還已渡淮久之未至上慮其擾人乃有是命

壬午御史臺檢法官佘堯弼司農寺主簿宋敦朴宗正寺主簿張杞並為監察御史杞浮梁人也

甲申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錢周材兼實錄院修撰

祕書省校書郎沈介面對言陛下勤恤民隱於郡邑近民之吏尤所注意守貳縣令以民事抵罪者不復任以親民聖恩宏覆天下幸甚臣愚竊謂郡邑之吏朝夕奉

行莫匪民事一有詿誤無復自新而又元降指揮罪無
定名有司承用者不為之區別凡涉民訟一切坐之其
於輕重之差公私之辨類或未盡欲望詔加刋定凡侵
漁百姓以抵贓私者蔽以前令其或雖緣民事罪止公
坐則自如常律庶幾仰稱陛下愛民慎罰之意事下刑
部看詳後不行
乙酉太師尚書左僕射魏國公秦檜以郊恩徙封益國
公自是建旆封國之在北者皆改命時有乞置益國公

官屬者檜雖不行亦不加罪焉此以趙甡之遺史附入當求他書考詳

丙戌上謂大臣曰聞物價翔貴居民不易宜諭版曹同府曹措置取旨

丁亥權尚書吏部侍郎王循友提舉成都府玉局觀以右正言巫伋劾其迎勞使客所過受賂每與娼妓褻狎故也　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兼實録院修撰錢周材兼侍講監察御史王鎡守尚書右司員外郎

戊子安民靖難功臣太傅醴泉觀使清河郡王張俊移

節靜江寧武靖海軍揚武翊運功臣太傅醴泉觀使咸安郡王韓世忠移節鎮南武安寧國軍　權尚書户部侍郎邊知白移吏部侍郎　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李若谷落職江州居住以御史中丞汪勃論若谷論事張邦昌之黨又往宗澤處以偽楚年月改秩故也

直龍圖閣主管台州崇道觀高世定陞祕閣修撰世定自通判明州累為部使者至是復遷之　詔諸軍招置効用未有陞進格法自今到軍三年無過者與轉一

次帯甲用一石弓力十二矢中半上垜者年雖未及凖此八矢上垜者倍之至承信郎理磨勘年如常法

庚寅權尚書吏部侍郎錢時敏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

辛夘秦檜奏以敷文閣直學士林待聘知婺州上覽除目曰士大夫有專於為已而不肯任事但當與之祿食使之不失所而已檜曰陛下處士大夫如此仕而不知許國得不少愧乎中興聖政史臣曰不事其事雖奪之食不為過而聖人有不忍焉何也以

為奪之則遂絕之也予之則所以幸其自新也愛惜士類當如此權尚書工部侍郎徐琛乞補外罷為敷文閣待制知明州　直寶文閣主管台州崇道觀錢端禮為淮南路轉運副使兼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

是月金人與蒙古始和歲遺牛羊米豆綿絹之屬甚厚於是蒙酋鄂掄貝勒乃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金人用兵連年卒不能討但遣精兵分據要害而還此據王大觀行程錄按錄稱歲遺牛羊各五十萬口米豆共五十萬斛絹三十萬匹綿三十萬兩恐未必如此之多今削去其

數第云甚厚更俟詳考

夏四月按是月甲午朔丙申減諸路免行錢三分之一用戶部請也

丁酉權尚書吏部侍郎林乂充敷文閣待制知建州從所請也乂與秦檜有舊引至侍從不協物望然頗勤於所職人亦稱之

己亥御史中丞兼侍講汪勃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辛丑改築萬壽觀前後殿掌觀內侍二人道士十一人吏卒一百五十五人道士歲費錢七百九十二千米百二十石　監察御史余堯弼進殿中侍御史右正言巫伋兼崇政殿說書自秦熺兼侍讀每除言路必與經筵朝廷動息臺諫常與之相表裏焉呂中大事記人君起居動息之地曰內朝曰外朝曰經筵三者而已執政侍從臺諫皆用私人則有以彌縫於外朝矣又陰結內侍及醫師王繼先闚微旨於內朝矣獨經筵之地乃人主親近儒生之時檜慮其有所浸潤於是以熺兼侍讀又以巫伋為說書除言路者必預經筵以察人主之動息講官之進說而臣無復天子之臣矣　右朝奉郎蘇策為福建轉運判官

庚戌上謂秦檜曰近覽左廸功郎吴適所進大衍圖辯證易中差誤可令祕書省看詳如或可采卿更審詢其人當處以庠序之職　權刑部尚書周三畏落權守尚書比部員外郎王會試軍器監

甲寅皇太后朝景靈宫少師平樂郡王韋淵見后出言詆毁詔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即其家鞫治淵具伏誣罔後六日責寧遠軍節度副使袁州安置二十年十一月淵復官

丙辰敦武郎製造御前軍器所監造官馬元益特勒停

送桂陽監編管元益上疏乞出秦檜奏其語言狂妄擬編置上曰真宗皇帝澶淵之盟敵人不犯邊塞今者和議人多異論朕不曉所謂止是不恤國事耳若無賞罰望其為國實難自今用人宜求靖共之操如其不然在朝廷者與之外任外任者置之閑散閑散而又不靖者加以責罰庶幾人知勸懲不至專為身計卿所進呈行遣馬元益正得此意賞罰既行數年後可望風俗丕變矣　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何鑄使北還以

葬母乞去遷資政殿學士知徽州鑄出使乃議天屬事馬元益上書當是因鑄之還而有請但未見其書當更考詳直龍圖閣新知衢州韓球都大提舉四川茶馬監牧公事左朝奉郎知衢州張嵲為敷文閣待制

丁巳拱衛大夫忠州防禦史殿前司左軍統領郤宏淵為荊湖北路兵馬鈐轄以從軍久願罷軍務也先是宏淵嘗從後軍統制張淵捕盜於閩中宏淵質直而喜功淵惡不用且恨其嘗對衆折己杖之百斤為士伍宏淵

之客鍾朌走行在上書為辯曲直秦檜怒送朌福州州學聽讀熊克小歷云秦檜新創聽讀之名羈朌於福之郡學按張浚當國時耿錫已坐伏闕上書送紹興府學聽讀非檜所創克誤也領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言於朝乃有是命朌蜀人也

己未詔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吉陽軍安置趙鼎遇赦永不檢舉右修職郎石恮追毀出身以来文字除名勒停特免真決送潯州編管初朌貶潮州守臣徐璋為之治第且饋餉之恮時為錄事參軍數與朌相見及是恮

代歸而璋已卒守臣左朝散大夫翁子禮發其事下大理鞫實咼坐不自省循請託州郡借人抄書因令幹官顧浞囑悝供給書寫人於是悝違法大收人户鹽錢節次應副使用又嘗為子預悝公事改易情欵又受璋饋送八百餘緡璋又盜官錢為咼蓋造第宅通計一萬餘緡紬絹三千六百餘疋故有是命此以日厯本文修入胡銓䟦戒諭和議詔書云是時王鈇呂愿中經畧二廣皆望風掊摭悝以為奇貨於是潮守徐某訐奏丞相趙咼帥臣劉昉陰中丞相張浚云云按此時翁子禮知潮州蓋子禮訐其事銓誤以為徐璋也

初右奉議郎通

判處州宋汝為既渡海来歸久之有告敵人汝為甞以蠟書来言敵中機事敵久捕不獲會有知汝為已南遁者至是以姓名来求遣汝為時在紹興知行必不免一夕遁去雖家人無知者一予南強數歲與其妻錢氏皆為有司所拘汝為即潛行入青城山中以醫卜自給更姓名曰趙復前實録院檢討官郤博識而憐之青城令楊高為營菴於布金院之傍且授以官田數十畆汝為躬耕山下數赴人之急由是人多重之

五月癸亥朔上謂大臣曰川廣綱馬至鎮江軍中宜令本府及淮南漕司撥官地美水草處牧養只數年間便見蕃息此軍政所當留意

甲子武經大夫達州刺史帶御器械李珂為內侍省押班

乙丑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殿前司左軍正將李懐等十四人並差諸路兵馬都監至正將罷從軍用主帥楊存中請也　是日雨雹

丙寅上謂大臣曰近有布衣陳福建鹽法利便朕惟祖宗成法利於民者自當永久遵行儻或未便須議損益也

己巳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洪皓責授濠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皓丁内艱既終喪復遂祠請於是直徽猷閣王洋知饒州而左奉議郎陳之淵添差通判二人與右承議郎通判州事李勤積不相能勤偉以訐進告皓有欺世飛語洋之淵皆與聞之殿中侍御史余

堯弼即奏皓造為不根之言簧鼓衆聽幾以動揺國是望竄遐裔洋之淵亦乞寘之典憲詔罷洋之淵而皓有是命

辛未敷文閣待制新知宣州秦棣過闕入見癸酉陞敷文閣直學士　中書請令軍中揀退人耕江淮京西官逃田以自贍從之三十一年正月戊寅所書可參考

乙亥祕書省校書郎兼提舉祕書省編定書籍官沈介守尚書司勲員外郎祕書省正字兼提舉祕書省編定

書籍官湯思退守司封員外郎

辛巳金主使龍虎衛上将軍殿前右副都點檢完顔卞

寧遠大将軍東上閤門使大珪来賀天申節卞金主兄

弟行也

辛卯寳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趙思誠卒

六月乙未詔金國使人見辭並設氈於庭下宰臣使臣

亦如之

丙申上謂秦檜曰雨澤稍頻細民不易檜曰前日蒙宣

問常潤江南闕雨臣弟棣赴宣州新任近得本州申報雨已霑足上曰此時多雨陂塘有所瀦蓄秋或旱乾可備灌溉農夫有豐稔之望甚可喜也

丁酉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兼實録院修撰兼侍講錢周材罷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論周材嘗對衆館職有徽宗實録難修之語詆毀不恭故有是命　太常博士葛立方太學正孫仲鼇並為祕書省正字既而提舉祕書省秦熺奏以二人並兼編定書籍官從之熺奏辟在是月辛亥

己亥尚書右司員外郎王鐩為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

乙巳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奏權尚書工部侍郎嚴抑日遊執政之門（此時汪勃段拂執政）祕書省正字張本進不由道所校書籍悉皆舛誤於是二人並罷

戊申太學博士王之望面對論舉人程文或純用本朝人文集數百言或作歌頌及用佛書全句舊式皆不考建炎悉從删去故多犯者望申嚴行下從之

甲寅左承議郎朱杞知德安府還入見乞將刑統律文內有犯本朝廟諱御名及音同者並易以他字詔禮部擬定

乙卯宰執進呈眉州防禦使殿前遊奕軍統制成閔招降到福建賊徒等第補官上曰銷弭盜賊當為遠慮若但招安補授恐此輩以嘯聚為得計是啟其為寇之心今已招到且依所乞可劄下諸路日後不許招安

丙辰靜江軍承宣使提舉江州太平觀劉錫卒

丁巳宗正少卿兼權兵部侍郎趙子厚罷以御史余堯弼言子厚往任小官荒於酒色今乃不自揆度每閱除目則不平之色形於面顏故也

戊午檢校少保保慶軍節度使普安郡王瑗徙常德軍節度使檢校少保保大軍節度使恩平郡王璩徙武康軍節度使於是少傅益忠厚少保楊存中皆徙節鎮之在南者

秋七月甲子大理少卿張柄罷以御史余堯弼論其鄙

閭怠忽也饒州刺史知金州節制屯駐右護軍馬李耕陞忠州團練使再任

乙丑詔臨安府更置庫造祠祭法酒舊取水於西湖上以軍民環居渠流混濁乃命别醖焉

戊辰左承議郎添差通判嚴州秦昌時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右通直郎添差通判袁州劉伯英提點荆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昌時檜兄子也伯英為檜所喜在湖南創造宅堂至飾以塗金衙前盗用官課者皆

納其女而釋之人不敢問

己巳太府少卿趙不棄自蜀中還入對上謂秦檜曰不棄必深知四川財賦計今調度給足則軍興以來凡所科敷並可蠲罷朕所以休兵講好蓋為蘇民力耳如其不然殊失本意

壬申武泰軍節度使知荆南府劉錡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錡鎮江陵凡六年

癸酉敕令所奏諸遭喪應解官而臨時竄名軍中規免

執喪者徒三年所屬知情而為申請起復者减二等先是上數論大臣以為有傷風教者至是立法　徽猷閣直學士左奉議郎胡寅引疾告老詔遷一官仍舊職致仕

甲戌左朝奉郎新通判潼川府晁公武知恭州趙不棄薦之也

庚辰詔資殿學士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令赴行在奏事太府少卿趙不棄權尚書工部侍郎徽猷閣待制知

成都府李璆權四川宣撫司職事初秦檜以不棄與剛中有隙遂召之而以符行中代總軍儲其實不樂剛中也剛中頗覺之私謂人曰孤危之跡獨賴上知之耳檜聞愈怒剛中在蜀六年事或專行其服用往往踰制不棄還朝頗文致其事故剛中遽罷　右正言巫伋奏右朝散大夫知利州元不伐撰造行在言語自云出入與客事皆誣誕扇惑遠方詔除名夔州編管　尚書禮部員外郎王曮主管台州崇道觀以殿中侍御史余堯弼

論其躁進也

癸未詔李璆符行中同共參酌措置減放四川科敷錢物先是鄭剛中為宣撫副使上命剛中與總領司參酌措置剛中言四川財賦利源大者無過鹽酒曾不知鹽酒之法已是窮盡惟有扶持講究隨事救助尚可枝梧儻更增添其法立壞鹽與酒既不可更改自餘言利便者皆蔽守一端不盡見四川久遠利害惟有取用度名色更行撙節及軍中可以裁減事件隨宜措置庶幾便

見實效今先次減省本司官吏及將人馬可以趲移頭項更令向裏就糧以減水運脚費并應有舊例合支錢物隨事裁損仍參照本司向来所入窠名錢物令已併屬總領錢糧所拘收舊係本司樁積備邊在贍軍歲計之外其逐項窠名歲計錢引五百八十一萬五千道如蒙取撥應副歲計即可對減增添窠名寛省民力疏奏乃有是命

甲申江東安撫司乞遣官指試効用上曰今三衙諸軍

教閱不廢故武藝皆精秦檜曰承平時亦自閱習今御前呈引激賞分明故諸軍爭勸也

乙酉左承議郎李觀民知濠州代還入見言陛下信任一德之臣修講隣好力偃戎兵而民免於塗炭者七年於茲頻歲有秋人皆樂業伏願戒飭邊臣毋致少有生事庶幾仰承德意之萬一從之

丙戌秦檜奏以左朝散大夫謝尋知潮州上曰凡除郡守莫須到堂否檜曰例須參辭上曰今既休兵正以民

事為急卿宜更加詢審如昏耄無取者不若只與宮祠

左朝請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廣卒訃聞詔復敷文閣待制致仕熊克小歷云廣疾革請老丙戌上曰此吾中興詞命之臣詔除敷文閣待制致仕此據汪藻廣墓碑所書也其實廣復職在九月己巳克誤於其卒日書之爾王明清揮麈錄餘話稱廣求休致先除次對帥南昌與日歷所書不同當考

丁亥右朝奉大夫鮑貽遜卒

戊子行營右護軍都統制吳璘改充御前諸軍統制兼知興州璘改都統銜諸書不載王綸撰神道碑言在此年今因移郡併書之

八月丙申檢校少師岳陽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王舜臣薨

壬寅大理正周贊幹辦諸軍審計司章服並罷服金華人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論二人官於行朝陰與外交究險之謀略無顧忌故有是命

癸卯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趙鼎卒鼎在吉陽三年故吏門人皆不敢通問廣西經略使張宗元時遣使渡海以醪米饋之太師秦檜令本軍月具鼎存亡申尚書省

鼎知之遣人呼其子汾謂之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誅及一家矣乃不食而卒年六十三四方人聞之有泣下者

乙巳直祕閣知臨安府沈該為尚書禮部侍郎權工部侍郎趙不棄充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丙午召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詹大方為工部尚書戊申以該為賀大金正旦使閤門宣贊舍人蘇曄副之大方為賀生辰使閤門宣贊舍人容肅副之上覽不棄除目因曰朝廷於

臨安不免時有所須如御膳米初日供今則月一取之庶吏不敢緣此擾民也　左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施庭臣卒

丙辰詔自今百官應轉對而以病告者並竢疾愈日上殿時秦檜惡聞人言百官當面對者多稱疾不入上恠之故有是命

丁巳秦檜因論及月椿錢上曰卿未還朝時朱勝非等創造月椿朕每以為非理屢與宰執言終未能大有所

蠲減卿可從長措置庶寬民力後二日檜奏近令監司郡守不得獻羨餘今聞乃資妄用乃詔諸路監司郡守將寬剩錢物樁管每季具數申省聽候撥充月樁其不係月樁路分依此通融科撥檜曰陛下志欲減免田租實盛德之事今自月樁錢始

戊午寶文閣直學士賈讜卒

己未實德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邢孝揚為太尉易鎮安慶軍録出疆之勞也　寶文閣學士王㬇提舉萬壽

觀曉知平江府以疾請奉祠而兩浙轉運判官湯鵬舉奏其應辦國信每事豐腆並無遺闕乃有是命曉至行在數日卒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賜銀絹五百匹兩例外官子孫一人官給葬事

九月按是月壬戌朔乙丑秦檜奏殿前步軍司乞招安到海寇分隸諸軍上曰海賊若竄須當捕之仍令常加存恤毋使為民患

戊辰隨州觀察使張思正卒於台州

己巳減四川科敷虛額錢歲二百八十五萬緡用宣撫副使鄭剛中總領官符行中奏也於是減兩川市估錢五分之一布七十三萬匹每匹估二千有半今共減三十六萬五千餘緡夔路鹽錢六分之一大寧監四分鹽一百三萬七千餘斤本路六十井鹽四十八萬五千餘斤舊每斤三百錢今減五十共減七萬六千緡坊場河渡淨利抽貫稅錢十分之四元額十一萬八千今減四萬六千餘緡又減兩川米脚錢四十二萬緡十六年十二月已減三十二萬時行中得宣撫司降賜庫見樁米一百萬石乃命行中酌度對糴分數均減均減對糴米指揮在是月癸酉今聯書之

壬申武經大夫和州團練使内侍省押班李珂為入内内侍省押班景福殿使安德軍承宣使帶御器械張去為為内侍省押班

甲戌右朝散郎直祕閣吕摭除名梧州編管秦檜追恨願浩不已使台州守臣曹惇求其家陰事㑹摭嫂姜氏告摭烝其庶弟之母送獄窮治摭懼罪陽瘖乃以衆證定罪於是一家破矣葉義問劾曹惇章疏稱惇守台州訐頤浩家陰事按日歷惇十四年六月差知台州十八年七月丁酉以右朝散郎權發台州田進對此時蓋未滿也

乙亥戶部具到江東西諸州月樁錢二十二萬七千餘緡信州五萬四千宣州四萬九千徽州五萬八千撫州二萬五千江州萬緡筠州南安軍各六千臨江軍四千建昌軍二千皆有奇上曰科數之累富者猶不能堪下戶何所從出若計諸州羨餘以減月樁誠寬民力秦檜曰指揮之下百姓想皆歡忻鼓舞上曰朕備嘗艱難知細民闕乏雖百錢亦不易得故不欲妄費或有餘財即命樁留以待緩急庶幾臨時不致失措

丙子資政殿學士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罷先是殿中

侍御史余堯弼奏剛中天資凶險敢為不義專興異意之徒合為死黨妄用官錢縱使游士揺唇鼓舌變亂黒白四川有都轉運司蓋總四路財計以贍軍須也俾乗間上書併歸宣司則是制軍給食通而為一雖密院户部不得如此祖宗維持諸路之計於此掃地不知剛中封靡自植欲以何為總領司建置之意蓋與諸路一體剛中怒形於色不容總司舉職朝廷不得已為之易置則又揚言以為已能自古跋扈藩鎮敢如此否章未報

堯弼又奏剛中奢僭貪饕妄作威福罔上不忠敗壞軍政五罪乃有是命仍令剛中於鄂州聽旨其隨行軍實令湖廣總領所交割具數申省軍兵令都統制田師古拘收押還本司十二月甲寅行遣

丁丑從義郎禹珪除名萬安軍編管珪盜用庫金懼罪走北界爲泗州押還法當死特貸之

己卯安南請入貢詔經界司受而荅之

癸未執政進呈大理正章壽面對乞命監司郡守察縣

令之賢否上曰令最親民不能一一銓擇不職而後治之百里已受其獘有治狀者當議擢之庶其知勸實惠及民矣

甲申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王銖兼侍講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兼崇政殿說書

乙酉右承務郎監尚書六部門康與之為軍器監丞

丙戌詔江浙見輸折帛錢太高慮民難出令紬帛各減價每匹江南六千兩浙七千和買六千五百綿每兩江

南三百兩浙四百自明年始先一日秦檜進呈諸路監司守臣自今所部縣令治狀顯著保明奏聞上曰當令正以恵養百姓為先務檜曰如民間折帛錢太重理宜蠲減上曰朕久有此志祖宗時每縑價直八百官司乃以一千和買民間既免舉債出及絲蠶收成之後並皆樂輸趙鼎張浚為相時乃創折帛之請令人户折納見錢殊為非理不知今折納若干檜曰當令户部取見實進呈上曰若隨逐路色額減納錢數非唯可蘇民力且

使知朕所以休兵之意至是行下呂中大事記檜雖諭江浙監司暗增民稅幾倍而上則減諸路月樁錢減四川雜征弛夔路酒稅除永道等州身丁錢出内帑絹帛代輸丁錢減江浙折帛錢其愛民之寛自若也

是月金主亶出獵至陰山之北打圍遂至大同府

冬十月辛夘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熊克小歷在十一月朔蓋誤

癸巳代州防禦使荆湖南路馬步兵總管王瑋為永州防禦使充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知荆南府泰檜之畱守臨安也瑋為畱守司統制故薦對而命之直祕閣知

盱眙軍畢良史陞直敷文閣再任　左朝奉大夫通判
瀘州程敦臨為利州路轉運判官敦臨眉山人與秦檜
有太學之舊故擢用之
丙申户部侍郎李椿年言州縣多侵用封樁錢物至有
倉庫寓於民舍僧寺者欲望特下明詔遣御史廵察州
縣按其所不如法者重加黜責仍令監司先期整頓所
部修飭倉庫舉行詔令取見封樁錢詣實保奏將來遣
使按察稍有違戾亦當一例坐罪不以去官赦降原減

詔如所奏令戸部差官

癸夘詔建太一宮於行在自駐蹕以来歲祀十神太一於惠照僧舍言者以為未稱欽崇之意乃作宮焉（熊克小歷在十二月癸夘蓋誤）

右正言巫伋論州縣奉行詔條違戾不稱陛下愛養元元之意望令以前後詔書編次成册置之廳事常切遵守翌日上謂大臣曰朕屢降寛恤指揮而守令不能奉承安得惠及百姓可如伋奏仍令監司按劾以警慢吏

甲辰秦檜進呈殿前馬步三司管軍扈衛十年取旨推恩上曰往日將帥出戰立功時有遷轉今休兵日久如已建節者固不較計其它豈無陞進之望當有以繫其心且使後來者知勸

丙午舒州觀察使帶御器械潘溫卿為寧國軍承宣使吳國長公主請以溫卿該恩回授二秩轉行一官乃有是命

丁未詔太常少卿歲以春秋二仲薦獻紹興府山園陵

攢宮季秋令監察御史按視以殿中侍御史余堯弼援舊制有請也

戊申慶遠軍節度使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澄知襄陽府時左朝議大夫知襄陽府陳桷引疾求罷後旬日復桷秘閣修撰奉祠

己酉少保寧遠軍節度使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為少傅用扈衛十年推恩也秘閣修撰知温州趙不羣陞右文殿修撰再任以浙東提點刑獄公事林師説

奏其治狀也　右朝散大夫閻大均追一官勒停鼎州編管先是大均守渠州代還鄭剛中掌宣撫司機宜文字及是至行在為剛中乞祠且言宣司財賦大均與尚書省令史李師中善師中以朝廷行遣次第告之秦檜廉知下大理究治故有是命師中追二官南雄州編管
壬子秦檜奏四川命官因罪停降遇恩該叙復者見係宣司施行欲收還省部上因論蜀人仕宦多不出蜀中自今宜量與東南差遣庶遠近人情無彼此之間

丁巳集英殿修撰知福州薛弼通判州事左朝奉郎衛蒙亨右朝奉郎林充各降一官先是進士鍾鼎以上書訟郤宏淵押送福州聽讀鼎禱弼求依所親於永福弼聽之至是鼎復來行在尚書秦檜怒弼以為不切拘管故有是命　協忠大夫果州防禦使太平州駐劄御前前軍統制雷仲卒

戊午降授鳳州團練使添差荆湖南路馬步軍總管辛永宗再貶秩一等坐嘗為人請求補官不當也

己未錢塘縣言龍山院降甘露詔付史館

庚申左宣義郎勑令所删定官曹筠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筠當塗人政和末秦檜自金陵游學京師至當塗會大雨水橋斷不能進筠適居墟中為人訓子弟即入白主人延入飯之止檜宿焉其後筠以累舉得官調台州録事參軍老病不任事守臣張偁劾之筠急以懇檜念其故遂召用之

十有一月按是月辛酉朔壬戌上諭大臣曰諸郡災傷宜令留

意檢放不可苟取一時租稅致民逃移難以復業熊克小歷在十二月壬辰蓋誤

癸亥大理寺丞范洵面對乞州縣獄囚並令獄官令長親加勘訊縱吏考鞫者重寘典憲詔申嚴行下

甲午詔三路市舶司自今蕃商所販丁沉香龍腦白豆蔲四色各止抽一分先是十取其四朝廷聞商人病其重也故裁損焉

丙寅太師尚書左僕射提舉詳定一司勅令秦檜上紹

興常平免役勅令格式四百九十九卷詔鏤版頒之
右武郎添差兩浙西路兵馬鈐轄劉懋帶御器械懋婕
妤父也
丁卯權禮部侍郎周執羔請復賜新及第進士聞喜宴
於禮部貢院從之自軍興廢此禮至是乃復　龍圖閣
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葉份上表告老詔遷一
官致仕份尋卒
戊辰左奉議郎史才為國子監主簿才鄞縣人也　眉

州防禦使殿前司游奕軍統制成閔以捕福建盜賊功遷宣州觀察使於是其將佐武顯大夫張寧武翼郎周虎臣敦武郎金鼎等三十六人並進一官鼎湖州人以貲授官寧為秦檜看閣子故亦遷焉

己巳執政進呈大理寺丞范洵面對乞州縣吏人犯罪不許引用通計條上曰法律所載非不該備然情偽日滋亦須隨時損益可令有司看詳

壬申禮部侍郎周執羔言文臣遇郊改轉服色內四川

便宜轉授之人如止是末後付身未曾換給而以次真命官資應得赦文即乞放行所貴邊遠士大夫不致留滯從之熊克小歷初四川宣撫司得便宜補官皆預給敕牒至是會萃令吏部換給秦檜疑其未實多格不行吏部侍郎周執羔言於檜以謂朝廷本許以一切不宜失信乃從之克所云蓋據執羔行狀與日歷差不同按執羔此時以禮部兼權吏部侍郎或即此事也

乙亥資政殿學士知徽州何鑄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從所請也

丁丑右正言巫伋言選人改官銓法注知縣蓋舉詞皆

云堪充親民任使祖宗立法之意止要為民擇官而比
来改秩無意作縣多干堂除則是與舉詞已相違矣望
令吏部並注知縣不惟親民之官得人亦可革奔競之
風上曰銓曹自有成法可令遵守　左奉議郎洪适右
朝散郎通判濠州曾怙並罷适通判台州與守臣曾惇
不相能怙公亮孫少嘗尊事楊時謝良佐劉安世陳瓘
得存心養性之學及為大宗正丞秦檜專政士方求媚
以取要官而怙自守無所詘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論适

姦險彊暴得自家傳在台州貪墨踰濫恬縱脫不檢自
謂趙鼎門人常懷怨望遂黜之既而恬又坐擅興工役
貶秩恬明年六月丁酉降官許及之撰恬行狀云通判台州將終更忠宣有英州之謫台守與公不相能公嘗行縣至黄巖令以繫囚十數輩匿堂廡間詭以獄空告公坐廳事聞大呼聲即詰視諸囚囚皆呌號稱寃因備其事申諸司歸白守守以為不關白長官撰彈文迎奏意奏諷言官上之坐免官

戊寅左承議郎姚邦基主管台州崇道觀

丙戌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何慤卒

丁亥右朝奉大夫提舉福建路市舶曹泳為兩浙路轉

運判官

戊子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林天麟葉綝並兼權祕書省校勘書籍官用提舉官秦熺請也

是月金主亶復歸上京

十有二月辛卯朔詔諸州見管編配命官及事干邊界情理重害之人各仰遵守見行成法不得擅行移放令提刑司常切檢察用刑部請也　寶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張致遠卒

乙未左奉議郎章厦主管官誥院厦宣城人也　右丞議郎新通判衡州張棣知新州右丞奉郎陳適知昌化軍先是秦檜擬除廣西郡守上曰廣東西闕官自來多是權攝如海外州軍監司巡歷不到朕每以為慮自今闕官處可早與除

丙申初賜百官喜雪御筵於秦檜第翌日上謂檜曰雪後便覺寒非唯有豐稔之望来歲疫癘亦必消弭可為農民之慶也　永州防禦使許世安為嚴州觀察使以

解帶恩也　右承議郎劉子翬卒子翬既奉祠盡棄人事獨居一室意有所得則筆之於書四方學者多從之至於得微疾即入謁家廟泣别其母徧以書告訣素所與往来者召其兄子珙付以家事指示葬處中外孤遺人人為計久遠既已則復與學者講説修身求道之要作訓誡數百言彈琵賦詩澹然如平日居兩日而没年四十七其所著有聖傳十論等書皆行於世

已亥大理少卿許大英面對乞令諸州法司吏人只許

檢出事狀不得輒言予奪詔申嚴行下

癸卯婺州進士施諤進中興頌行都賦各一首紹興雅十篇詔永免文解　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周祕卒

乙巳右宣教郎添差通判溫州高百之直祕閣百之世則子也（百之女為秦塤婦其除職所因未見當考）

丙午封秦熺妻建康郡夫人曹氏為和國夫人熺女令人秦氏為同安郡夫人

丁未左丞奉郎林機右丞奉郎周紫芝並為樞密院編修官　敦武郎閤門祗候張昂充東南第十四將

戊申右朝散郎主管官誥院陳大方罷時吏部郎官闕大方以例暫無會當奏事誤書權吏部侍郎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論其鄙俗不忠故罷大方璀孫已見

庚戌直龍圖閣都大提舉川秦茶馬監牧公事韓球始至成都自趙開以來每茶百斤除其十勿筭球至官遂盡取園戶加饒之茶增為正額有一場而增至二十萬

斤者民知輸官不補所得於是起為私販夔茶自祖宗以来不榷禁政和中有司請賣引議者以民患不便罷之球又榷忠達州茶即渠合廣安軍置場賣引歳以八萬斤為額煞商人以利薄不通第以引錢敷民間耳民甚苦之二十六年六月乙亥二十七年十一月陳請可考

辛亥封紅霞帔陳氏為永嘉郡夫人

癸丑左朝奉郎檀倬卒

甲寅資政殿學士鄭剛中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桂陽監居住先是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再論剛中抗命偃蹇遲留不行四川自建炎之後惟知宣撫之尊蓋以去朝廷遠能自立威福故也方今中興總攬權綱之時而剛中乃爾怙權傲慢伏望亟賜竄責以為臣子不忠之戒右正言巫伋復論剛中四罪以為驕導僭擬於乘輿賄賂溢於私帑暴無名之斂以重困吾民造不根之謗以恐動遠俗既被召命不即引道而密遣爪牙窺伺朝政故有是命堯弼章疏十一月己酉降出伋章疏十一月甲戌降出 右朝請大

夫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林師説罷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論師説於職事之外招致背國異議之屬列在僚佐自云廣中逐客有送我百韻詩又云趙相未可量實於國事非便上曰人心不同豈能盡知但當試用若有肯協濟國事自須進擢如意懐二三狙詐謀身者不免斥去以示好惡則士風偷薄庶幾少革故師説遂罷

丙辰金主使金吾衛上將軍殿前左副都點檢完顔宗藩安遠大將軍充東上閤門使吴前範來賀來年正旦一

宗藩金主亶從父行也　中書舍人兼侍講兼權直學士院王鎡卒自是不復除舍人也

丁巳權尚書吏部侍郎邊知白兼權直學士院尚書刑部員外郎吳喿為右司員外郎

是歲宗子賜名授官者二十二人　諸路斷大辟三十五人　言者論會稽士大夫家藏野史以謗時政於是李光家藏書萬餘卷其家皆焚之　金主亶遣使挾相士下兩河諸路選民間室女得四千餘人皆令入宮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五十六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五十六金人地名考證

鄂掄貝勒原書作敖囉孛極烈誤改見卷一百五十五

蒙古原書作蒙兀誤改見卷九十六